第二章　後冷戰時期東北亞的安全局勢

東北亞是一個次區域概念，[1] 是從東亞概念中分離出來的，也就是把相對於東南亞的西北太平洋地區稱作東北亞，而東亞則是東南亞與東北亞的總稱。東北亞不僅是一個自然地理概念，而且更是一個地緣政治概念。從其地理位置看，東北亞地區的直接當事國有中共、日本、俄羅斯以及朝鮮半島南北韓等五國；從地緣政治與安全的角度看，美國作爲全球性大國，長期以來，尤其是二戰以後對東北亞國際關係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東北亞地緣政治的行爲主體主要包括南北韓、中、美、日、俄六國；[2] 其中，前兩者爲朝鮮半島的兩個分裂國家，後四者則均爲亞太地區主要大國。[3] 在幾個大國的權力交錯下，形成東北亞重要的地緣政治環境，並於冷戰結束後，在東北亞展開新一波權力重整之競逐。

第一節　美、中、俄、日大國關係的重新定位

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美、中、俄、日在東北亞地區之權力關係也面臨重整，美國作爲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影響最大，作用也最明顯。但是，隨著日本實力的繼續增強和邁向政治大國步伐的加快、俄羅斯重返亞洲和亞太戰略的全面實施以及中共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中、美、日、俄四大國之間的力量和影響力對比都在逐步發生變化。利益的

---

[1] 東北亞北臨北冰洋，西與亞歐大陸相鄰，東部是浩瀚的太平洋，東北部的楚可奇半島向東突出，僅隔 86 公里的白令海峽與北美洲相望。自白令海往南，堪察加半島、千島群島、薩哈林群島、日本群島、朝鮮群島等一系列向東突出的弧形島嶼環繞著東北亞地區，成爲亞歐大陸東部的海上防線。這裡不僅有重要的海灣、海峽、港口，而且有豐富的礦產、水產資源，成爲亞太地區政治經濟格局的重要環節。邵秀英、王國樑，〈大國力量均勢與東北亞格局〉《世界地理研究》，第 11 卷第 3 期，2002 年 9 月，頁 79。

[2] 當布熱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分析全球五個地緣戰略棋手時，有三個—中、俄、美是東北亞國家，另外五個地緣戰略支軸國家中有南韓是東北亞國家，再則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日本也是東北亞國家。由此可見東北亞在全球國際政治的重要性。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55。

[3] 李金輝，〈淺析東北亞區域內的安全與秩序〉《延邊黨校學報》，2006 年 9 月，第 21 卷第 3 期，頁 73；夏安淩，〈朝鮮核問題與東北亞安全格局〉《太平洋學報》，2006 年 1 月，頁 40。

交會和衝突，使四國在東北亞形成了既競爭又合作、既遏制又接觸的複雜局面，中、美、日、俄四強相互制衡關係明顯。[4] 其四方之關係定位分述如下：

一、美國

冷戰時期，東北亞地區是東西方冷戰對峙最為激烈的地區。冷戰結束後，就全球層次而言，美國的世界戰略布局，仍不脫冷戰的思維與手法，即採取「一面圍堵、一面交往」的圍合政策。[5] 僅就東北亞的國際情勢而言，由於中共的崛起，已取代蘇聯成為美國主要的潛在敵人，在此局勢下，美國一方面聯合日本、南韓以及台灣，共同圍堵中共；另方面則希望藉由引導中共踏進美國主導的國際關係網絡，藉以迫使中共遵從美國主導的國際法則，[6] 以此化解中共對其全球霸權的挑戰。

近年來，美國感受到中共對其霸權的挑戰，除了中共的崛起外，也受到本身在東亞權力逐漸消退的影響。美國在東亞受越南戰爭和台灣、菲律賓駐軍撤出的影響，在此地區的支配力大幅度下降，無法對東亞全域進行軍事上的有效控制，因此，在面對中共崛起的同時，更突顯了東北亞區域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基此，美國利用與日本的戰略合作、朝鮮半島及台海等議題，作為美國插手東北亞事務的戰略平台。在此情況下，冷戰結束後，美國不但沒有從東北亞撤軍，反而藉由強化美日、美韓同盟及對台的關係，以此加強對東北亞事務的干預。[7]

在此思維下，冷戰結束後，美國開始了安全戰略重心的轉移及戰略調整，給予東北亞以更大的重視。並修訂了《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東北亞的兩個盟友南韓、日本為側翼，在東北亞地區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安全模式，維

---

[4] 宋德星，〈冷戰後東北亞安全形勢的變化〉《現代國際關係》，1998 年第 9 期，頁 34。

[5] 楊永明，〈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之理論分析〉《美歐季刊》，民八十六年冬季號，http://club.ntu.edu.tw/~yang/paper-10.htm。

[6] 張啓雄，〈日本第一 vs.和平崛起--冷戰前後東北亞國際秩序的衝突與整合--〉《興大歷史學報》，第 17 期，2006 年 6 月，頁 601。

[7] 張海珍，〈冷戰後美國的東北亞區域戰略分析〉《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年第 3 期，頁 16。

護美國在本地區的戰略利益，並遏制區域大國的挑戰。[8] 此外，也利用對台在政治上的隱性支持與軍購牽制中共。然而，值得一提的，美國雖然在東北亞安全事務中居於主導地位，但基於東北亞安全形勢的複雜性，美國認識到，要建立並維持在該地區的霸權地位，單憑自身及同盟國的力量難以達到預期的目標。爲此，美國加強了與同區域內非同盟國，尤其是同中共的安全聯繫。美國認識到，要實現亞太地區的持久安全，沒有中共發揮的作用是無法達到的（如表 2-1 所示）。在此既對抗又合作的思維下，後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共採取「圍合」的策略，有別於冷戰時期對蘇聯採取完全對抗的軍事圍堵（如附圖 2-1）。

表 2-1：中美關係的基本結構

結構性矛盾	結構性合作
意識形態差異(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	基礎：利益深度交織(經貿、安全利益等)
文明、文化差異(東方對西方)	條件：新的時代特徵(全球化、信息化、威脅多元化等)
地緣政治競爭(主要集中於西太平洋地區和歐亞大陸地區)	保障：複合型機制(首腦會晤、戰略對話、人權對話、經貿磋商、防務磋商、反恐合作)
「崛起」與「守成」大國的潛在衝突	限制：多國同時崛起而非中共一家崛起
台灣問題上的矛盾	動力：相互需求

資料來源：袁鵬，〈中美關係：新變化與新挑戰〉《現代國際關係》，2006年，第5期，頁30。

[8] 廉歡，〈略述中美日三角關係及其對東北亞局勢的影響〉《社會科學戰線》，2005 年第 1 期，頁 320。

圖 2-1：東北亞各國地緣關係位置圖

資料來源：轉載自奇摩網站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M_index01.htm。

二、中共

根據蘭德公司（RAND）研究顯示，目前美國仍是全球擁有資源力量最多的國家，約佔了世界的 20%，歐盟（如視爲單一行爲者）與中國大陸分別佔了 14%，印度 9%，巴西、俄羅斯與南韓各佔了 2%。到了 2015 年時，美國仍將佔 20%，而中國大陸與印度的力量將會上升，除美國之外，其他工業國的國力將相對下降。[9] 報告顯示中共在未來 10 年國力將呈現上升狀態。中共的崛起已引起國際間的矚目，各種有關中共國力的研究報告紛紛出爐。

在學術（理論）界。如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認爲：「中共將於 21 世紀初成爲對美國最危險的潛在威脅」；[10] 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S. Nye, Jr.）則將中共列爲頭號潛在的挑戰者，

[9] Treverton, Gregory F. & Seth G. Jones.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5. p. 9.

[10] 米爾斯海默，其的理論屬於非常強硬的進攻性現實主義，他認爲中國發展的迅速程度和經濟總

排名在日、俄、印、歐之上。此外，美國國家戰院國際戰略系主任譚門（Ronald L. Tammen）也預測，中共的國內生產毛額將於 2015 年左右超越美國。[11] 在實務界，2003 年 10 月，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預測中共的 GDP 將於 2041 年超越美國，而 2005 年初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所作的報告指出，21 世紀可能是亞洲—中共與印度—的世紀，就如同 20 世紀是美國世紀一樣。[12] 這些研究報告一致認爲美國必須正視中共崛起的事實。

中共崛起可追朔到 1978 年，當年年底中共開始推動經濟改革，內外政經結構與關係自此出現劇烈的變化。僅就經濟層面看，其成就已不可同日而語，誠如 2003 年 12 月溫家寶在哈佛大學演講中所說：「中國已吸收、運用五千億美元的外資，而且達成平均 9.4% 的高經濟成長率。」[13] 經濟的快速成長象徵著國力的上升，從歷史的經驗看，經濟實力強大與否，象徵著一國的國力，正如歷史學者甘迺迪 (Paul Kennedy)在其著作《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書中，就以經濟作爲近五百年來世界大國興衰的主要分析因素，其研究發現，五百年來強國興起之前，皆已經累積相當的經濟優勢，繼以軍事手段，挑戰霸權，在其經濟優勢的支持下，最後得到成功，接續再運用軍事力量以維繫自身的地位，直到擴張過度，被新興力量擊敗。[14] 如以此作爲分析中共未來發展的視角，近 30 年來，中共經濟實力不斷增長，必然威脅到現有的霸權。加以在高速經濟成長的支持下，中共已開

量的龐大必然會最終導致和主導國家美國的全面對抗和暴力衝突，這是不可避免的。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www.southcn.com/nfsq/scene/hdzt/gzjt/gzjtmore3/200607110489.htm

[11] 向駿譯，譚門(Tammen, Ronald L.)著，《權力轉移：廿一世紀的戰略》（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3 年），頁 56。

[12] 陳重成、唐欣偉，〈中國大陸崛起對當前國際體系的衝擊〉《遠景基金會季刊》2005 年 10 月，第 6 卷第 4 期，頁 103-104。

[13] 溫家寶，2003 年 12 月 10 日，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把目光投向中國〉，（全文）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ehui/1061/2241298.html。

[14]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 15-17.

始強化其軍事力量，從近十幾年來，中共國防預算每年皆以百分比二位數字成長可見端倪。正呼應了甘迺迪在其大國崛起軌跡上的研究結果，以此觀之，美國在面對多樣威脅、考驗（反恐、朝核等）的同時，中共，自然將被其視爲當前最大競爭者或合作夥伴。

中共的快速崛起引起以美國爲首之西方國家的憂心，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後，國際上出現所謂「中國威脅論」(*the China Threat*)的說法，此種說法起於 1992 年 9 月，時任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的拉森上將(Admiral Charles R. Larson)，於夏威夷研究亞洲安全問題發表講話，首度提出「中國威脅論」的論點。[15] 自此，西方輿論與學界就掀起一場關於「中國威脅論」的爭辯，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從「崛起」*(the rise of China*)變成「中國威脅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 Threat)*，[16] 而這正是中共改革開放後所極力避免的狀況。

在中共崛起之前，日德也曾因國力快速攀升而引起世界注目，然而，相對於戰後日德的崛起，美國對中共的崛起更感憂心，其原因爲，如從地緣及戰略因素看，中共的崛起相對於日、德兩國有其不一樣的意義，其不同之處在於日、德是美國盟友，兩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同美國利益結合。更明確地說，戰後日本與西德經濟復興，是美國一手主導。相對地，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來，華盛頓與北京長期對立，意識形態與戰略利益都不相同。尤其在冷戰結束後，中共已取代蘇聯成爲美國未來的假想敵，[17] 並成爲最有潛力威脅美國東北亞霸權的國家。

基於維護其東北亞利益的立場，美國必當採取相對措施因應。美國及其戰略盟友(如日本)均認爲中國大陸崛起將可能挑戰現行國際體制的運作，身爲全球強權的美國，深信「霸權穩定」(Hegemonic Stability)觀念，認爲霸權

[15] 文馨，〈對中國威脅論之研析〉《中共研究》，1995 年 8 月，第 29 卷第 8 期，頁 67。

[16] Samuel S. 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4th edi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p. 3.

[17] 高朗，〈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遠景基金會季刊》，2006 年 4 月，第 7 卷第 2 期，頁 63。

國的存在，將有助於國際體系的穩定，甚至帶來經濟繁榮與相互依存的發展。[18] 因此中共的崛起無疑是對美國霸權體制的挑戰。[19] 也成爲當前東北亞安全局勢發展的一大變數。

三、俄羅斯

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國際地位，初期，俄羅斯自許力量不足，外交採取與美國交好的戰略，希望倚賴美國等西方大國對其經濟援助的承諾來發展本國經濟。但事實證明，出於對前蘇聯的殘存戒心和對俄羅斯的鄙視，美國等西方國家並沒有認真履行對俄的承諾，造成俄羅斯國家利益的重大損失，也引發俄羅斯內部的不滿情緒。[20] 這促使俄羅斯重新檢討傾向歐美的外交戰略改爲全面外交，大力發展與各國的友好往來，努力在區域和世界的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

雖然俄羅斯目前仍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並擁有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但是由於目前經濟實力較弱，使其在國際上的地位大打折扣。因此當面對美國在歐洲推行北約東擴政策，俄羅斯在歐亞大陸西部的戰略空間受到嚴重的擠壓，而歐亞大陸東部(尤其遠東，西北太平洋岸) ，美日軍事聯盟也對俄羅斯東部形成壓力。這種東西夾擊的地緣危機使俄羅斯真正意識到，要想重振大國地位，必須搶佔地緣空間。[21] 因此給了俄羅斯與中共戰略合作的空間，也提升了東北亞在俄羅斯戰略盤算中的份量。

平心而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經算是一個亞洲國

---

[18]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73), p.28.

[19] 近年中國崛起成爲熱門議題，美國與歐洲國家討論不斷，背後隱含對中國大陸未來動向的焦慮。中國官方深恐「中國崛起」變成「中國威脅」的代名詞，不得不作出回應，2002 年博鰲亞洲論壇首次提出「和平崛起」概念，近來中共智囊更於美國《外交季刊》發表專文，詮釋和平崛起的涵意。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18-24.

[20] 魏國力，〈論美國與東北亞地區安全的關係〉《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年，總第 137 期，第 5 期，頁 68。

[21] 邵秀英、王國梁，〈大國力量均勢與東北亞格局〉《世界地理研究》，2002 年 9 月，第 11 卷第 3 期，頁 82。

家，俄羅斯雖是地跨歐亞兩大洲的國家，總面積 1707. 54 萬平方公里，但其中有 2/3 的領土面積在亞洲，有西西伯利亞、東西伯利亞和遠東三個經濟區。俄羅斯遠東地區是其同東北亞地區進行經濟聯繫的重要門戶和紐帶，陸路、水陸交通十分便利。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季塔連科就曾指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更大程度上成了一個亞太地區大國。在失去黑海、波羅的海和裏海的主要港口之後，俄羅斯約有 10000 多公里海岸面向亞洲方面。正是在太平洋地區沒有領土損失。亞太地區是俄羅斯有機會通過參加多邊經濟計畫真正實現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亞太地區爲吸取改革經濟的必要經驗提供了可能性(如日本、南韓、中共的例子) 。這個地區不僅對遠東的社會經濟發展，而且對整個俄羅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22]

整體看來，俄羅斯儘管不再擁有全球超級兩強之一的地位，但它仍然是一個世界強國。俄羅斯保留了前蘇聯強大的軍事實力，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國，其核力量和常規力量仍與美國不相上下，令美國不可小覷。就東北亞地區來講，俄羅斯雖裁減了其遠東的軍事力量，但仍保留了足夠的軍事存在，與美、日在該地區的軍事配置大體維持平衡，[23] 仍然有足夠的能力對意欲在該地區稱霸的國家構成威懾。

綜合以上分析，基於戰略考量，俄羅斯與中共仍將維持戰略合作的基調，但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是，中俄與美日之間並非完全軍事對抗的關係，而中俄及美日也並非軍事同盟，只不過在整體戰略方向形成對抗的態勢，而在區域的一些問題上仍有合作的彈性。在此原則下，俄羅斯在東北亞地區採取的主要措施：一是與大國建立友好夥伴關係，積極尋求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發言權；二是吸引區域內外資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資源；三是抵制美日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的部署，使東北亞地區不至於成爲對己不利的某一國的勢力

[22] 郭力，〈淺析俄羅斯的東北亞戰略〉《西伯利亞研究》，2003 年 8 月，第 30 卷第 4 期，頁 29。
[23] 張海珍，〈冷戰後美國的東北亞區域戰略分析〉《重慶科技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6 年第 3 期，頁 17。

範圍，把俄羅斯排斥在東北亞區域的事務之外，[24] 爲恢復真正的大國地位奠定基礎。

四、日本

日本地處西北太平洋，緊靠亞洲大陸，與亞太安全結構中的主力中共、俄羅斯十分接近，周圍的朝鮮海峽、宗谷海峽等重要戰略通道分佈，其領土面積不大，但南北延伸很長，北部緊貼俄羅斯庫頁島、千島群島，南端直至台灣附近。日本的這種地緣政治、地緣戰略位置，無疑是美國實施前沿戰略部署的理想基地。因而，美國視日本爲其亞太安全戰略的基石。[25]

由於地緣的重要性，日本是美國在亞太地區主要的戰略盟友，在面對中共的崛起，其態度與美國大致相同。遏制中共的崛起對日本來說，有助於取得東亞地區的區域主導權，在日本極力提升在區域內地位，並企圖主導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思維下，中共的崛起被認爲是一大阻礙；加上中日政治關係不睦，雙方互信程度低，當中共國際地位提升，對日本而言將帶來巨大的威脅。[26]

基於本身的戰略利益，冷戰結束後，日本並未因爲蘇聯的瓦解而與中止與美國的合作關係，反而因中共的崛起更加緊密，美國也在牽制中共的思維下默許給予日本更多國際角色扮演的機會，此舉無疑增添了包含中共在內所有亞洲國家於二戰受到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國家的疑慮。這些疑慮又因一些事件使得反日情緒更加激化。如 2001 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上台後誓言每年赴靖國神社參拜二次大戰戰犯的舉動，就被認爲是軍國主義復甦的徵兆。

日本的靖國神社供奉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陣亡的日本軍民，由於其中包括東條英機等 16 位甲級戰犯在內，一向被視爲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日本在

[24] 郭力，〈俄羅斯東北亞戰略評析〉《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6 年第 3 期，頁 52。
[25] 陸俊元，〈日本安全戰略中的地緣政治因素〉《鐵道師院學報》，1995 年 9 月，第 12 卷第 3 期，頁 37。
[26] Zhang, Yunling., ed. *East Asian Cooperation: Searching fo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04, pp.108-138.

1960 年代即有官員至靖國神社參拜，但是都僅是以私人性質，且大都持低姿態，但 1985 年中曾根首相第一次以官員式身分至靖國神社參拜，引起國內外激烈的討論，此後每年的終戰紀念日(8 月 15 日)前後，日本內閣首相或閣員及其他政治人士是否前往參拜，便受到中共及亞洲曾受到日本侵略國家的重視。[27] 此外含有歷史認知與領土主權爭議等問題皆使得中日之間隱藏著不穩定的安全危機，成爲東北亞安全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

中日間既存的限制因素，提供了美日戰略合作的良好契機。基此，日本的東北亞政策是在堅持穩固的美日安保同盟的基礎上，通過加強東北亞地區多邊安全對話、交流與合作，減少彼此衝突，增加相互信任，建立起以美日爲主導的地區多邊安全機制，與美國一起主導東北亞安全事務。[28]

綜合以上所言，冷戰結束後，東北亞仍處於大國關係調整過程之中，呈現出既依存又競爭、既協調又制約、既合作又鬥爭的複雜狀況。在冷戰後，中、美、日、俄四邊關係正在東北亞地區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其中又存在著兩個三角關係，一個是中、美、日，另一個則是中、美、俄三角關係。[29] 在這兩個三角關係中，以中美兩國爲首之中俄與美日戰略合作之對抗格局已然成形，主要表現在美日安保條約的調整及中俄戰略夥伴的建立上，在爭奪東北亞主導權的前提下，各自於朝鮮半島及台海問題上展開權力競逐。

第二節　美日安保條約的再定義

美日戰略合作的象徵性指標，主要反映在美日安保條約的調整上，美日安保條約原爲冷戰時期美日對抗蘇聯的產物，冷戰結束，其存在與否曾面臨極大的質

[27] 林風佑，〈冷戰後影響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國內因素〉《共黨問題研究》，1998 年 1 月，第 24 卷第 1 期，頁 24。
[28] 楊仁火，〈日本的東北亞安全戰略剖析〉《和平與發展季刊》，2001 年第 3 期，頁 37。
[29] 李金輝，〈淺析東北亞區域內的安全與秩序〉《延邊黨校學報》，2006 年 9 月，第 21 卷第 3 期，頁 73-75。

疑，[30] 然而隨美國亞太戰略的確定，美日安保條約反而成爲後冷戰時期美國亞太戰略的重要平台。美國的戰略策劃者們認爲：「任何減弱美日同盟的可能都值得美國嚴重關切。一個不再緊密依靠美國安全保護的日本必將強化自身軍事實力，以便保護它在該地區的利益。而日本的軍備建設必然會使中共與南韓感受到威脅，並相應增強他們的實力，以至東北亞的安全形勢趨於緊張。同時，如果美日同盟削弱，美國就不得不從日本撤軍，從而直接影響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與投送能力。總體結果是，日本不再與美國緊緊站在一起，把它先進技術和經濟實力轉向發展軍事力量，該地區的其他國家軍事實力有所增強，而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實力削減，這種情況不符合美國利益。」[31]　其中台灣海峽安全，與美、日之間息息相關。就地緣戰略言，台灣是連結東北亞與東南亞的臍帶，而台海地理位置正居於樞鈕地位，地處中東、印尼石油輸往東北亞的必經之地，更是控制中共發展遠洋海軍，進入西太平洋的重要戰略位置，因此區域內的主要關係國家均瞭解，若能掌握或影響台灣，便能有效控制或影響區域內的海空交通，對其國家利益必有莫大的助益。另就軍事價值言，台海是中共東出太平洋之必經重要孔道；也是美國屏障西太平洋安全的戰略要域，更是美國在亞洲重要盟邦「日本」的生命補給要道。中共若控制台海，即可將台灣作東出太平洋的跳板，直接衝擊美日安保體系，屆時東北亞與東南亞等重要航路之控制權都將落入中共的手中。

在此思維下，1995 年 2 月的美國《東亞戰略報告》中明確提出：「美日關係是美國亞太地區最爲重要的雙邊關係，是美國太平洋政策及全球戰略目標的根本，而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政策的關鍵。」日本對此亦作出了明

---

[30] 在冷戰結束後，對於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及駐兵問題，曾出現保守派與國際派之論戰，保守派對國際秩序的維持持樂觀的看法，主要論點爲，蘇聯已經瓦解，民主獲得最終的勝利，國際間將呈現一片平和，美國已無義務插手國際事務，應將其資源投注於國內的建設上；而國際派對國際秩序的維持則持悲觀的看法，其論點爲，雖然蘇聯已經瓦解，然而國際間仍是你爭我奪的世界，美國有義務並且需要繼續駐兵海外並選擇性的插手海外事務，除了可以穩定世界秩序外，亦可持續美國在全球的霸權。郭宗清，（前國防部副部長）〈台海安全與美日安保〉，西太平洋安全保障台、美、日三國國際研討會特別演講，台北：2002 年 8 月 17 日。

[31] 周建明、張曙光，《美國安全解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年），頁 116。

確的回應:「日本應該珍視美日間的這種關係,把它作爲跨世紀的戰略。」[32] 基此，1996 年 4 月 17 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和當時的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共同簽署了《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對美日安保體制進行了「再定位」的工作，1997 年 9 月 23 日，美日共同發表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修訂後的美日安保條約的基本框架是建立起協調一致、聯合作戰的新體制。同美日舊的安保體制相比，這個新體制具有以下幾個變化：一、作戰對象的變化，由對付前蘇聯威脅變成應付區域不穩定因素的所謂「模糊威脅」；二、作戰設想的變化，由遠東地區發生戰事變成「日本周邊」地區發生戰事；三、聯合防衛戰略目標的變化，由確保日本安全變成「爲地區穩定和安全作貢獻」；四、出動樣式的變化，由戰時美日分別行動、美軍支援變成聯合出動、相互協同。[33] 大大的強化了日本的角色及防禦範圍（彈性）。

就細部分析，強化後的美日安保體制，突出了雙邊同盟的地區性作用。第一，擴大了日美防衛合作的區域。按照 1996 年《美日安保條約》的規定，美日聯合防衛的區域被嚴格限制在以日本本土爲中心的 200 海浬範圍內及宗谷、津輕、對馬三個海峽。而強化後的聯合防衛區域則擴大到了整個「日本周邊地區」。「日本周邊」的地理範圍將「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而發生變化，沒有明確的界限」，也許將包括整個亞太地區，當然也包括南沙群島和台灣。第二，拓寬了合作領域，把同盟體制推向實戰化。1960 年的《美日安保條約》規定，日本爲美軍「維護遠東和平與安全」的行動提供設施和土地。但根據新指標，日軍在與美軍聯手對付「周邊事態」時，要負責運送人員和武器彈藥，補給燃料，爲配合經濟封鎖對第三國船隻進行檢查，通過信息聯網爲美軍提供作戰情報等等。新《防衛力量整備計畫》中則強調要提高美日安全保障體制的可靠性，成立具有聯合司令部性質的

[32] 袁明，〈21 世紀初東北亞大國關係〉《國際問題研究》，1996 年 8 月，第 4 期，頁 21；張亞中、孫國祥合著，《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出版社，1999 年 2 月），頁 308。

[33] 呂有生，〈大國關係與東北亞安全〉《瞭望新聞週刊》，2000 年 5 月 22 日，第 21 期，頁 6。

「美日聯合指揮所」，協調和推進美日兩軍的共同作業，包括研究對中共進行武力攻擊時的共同作戰計畫以及發生「周邊事態」時的相互合作計畫等。[34] 美日安保條約的再定位，確立了後冷戰時期美日在東亞戰略結盟的基本格局，其中駐日美軍在兵力結構上以海空軍爲主，和以陸軍爲主的駐韓美軍剛好形成互補（駐日美軍兵力及部署如表 2-2、圖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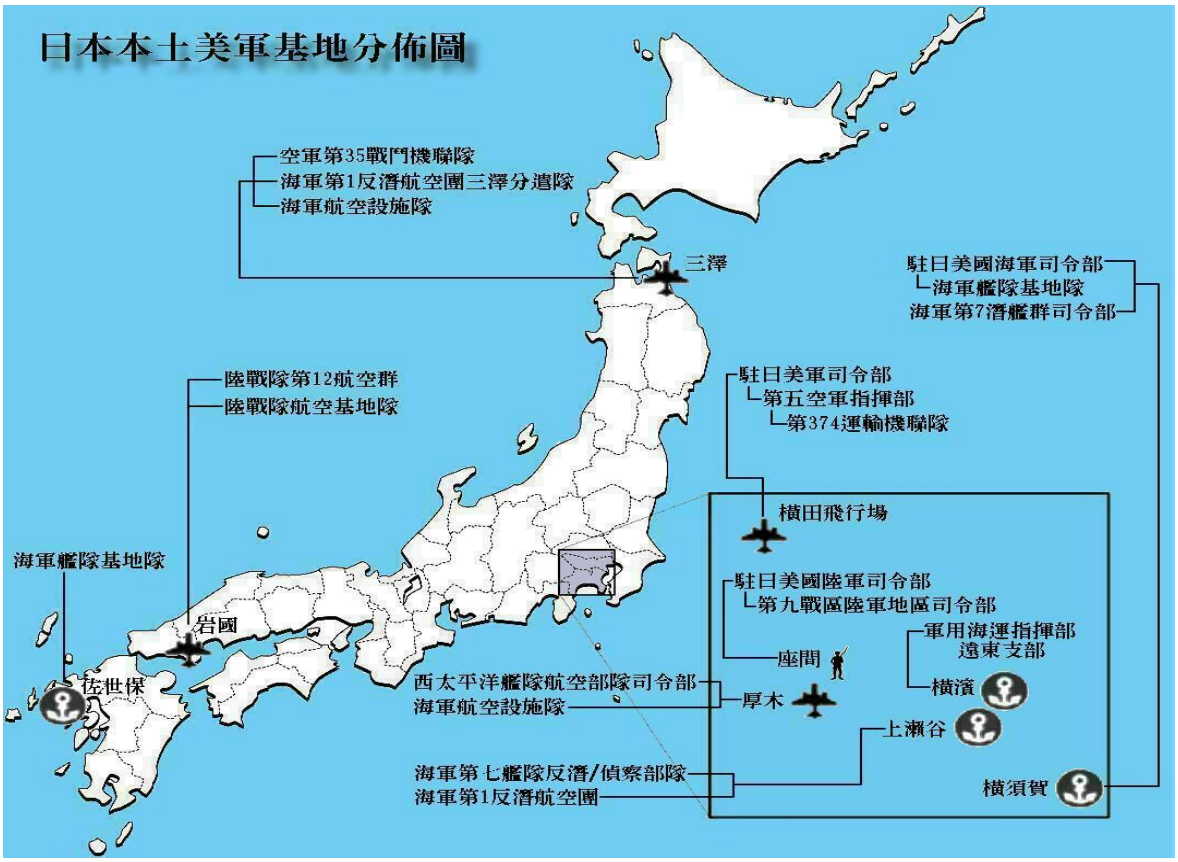
表 2-2：駐日美軍兵種、兵力表

駐日美軍兵種	陸軍	海軍	海軍陸戰隊	空軍	合計
駐日美軍兵力	2000 人	25000 人	22000 人	16000 人	65000 人
主戰單位	戰鬥支援群	第 7 艦隊	第 3 師航空群	第 5 指揮部	

資料來源：蒐整網路資料填表，參考網站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japan/USFJ.htm

[34] 任晶晶，〈新世紀日本安全戰略的新動向〉《發展論壇》，2001 年第 11 期，頁 62-63。

圖 2-2：駐日美軍兵力部署圖



資料來源：轉載自網站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japan/USFJ.htm

過去五十年來，我國與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美日安保」體制的保護下，使週邊國家航運受到安全保障，也使得亞太國家在經貿活動上得以順暢。冷戰結束，原圍堵蘇聯的美日安保聯盟，似乎喪失存在必要，但近年美日爲因應國際新局勢，將「美日安保」體制，由過去單純的保護日本，修訂發展成協助、維護亞太區域穩定與安全。雖然「美日安保」體制，表面上是美日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協議，與台灣毫無法律上的約定，但在加上「週邊事態法」後，對台海的安定與否，就具有絕對的影響。

中共對於「美日安保」體制，自始至終即表達強烈反對與杯葛，因爲中共認爲美日安保條約，是指向其咽喉的一把利刃，而且台灣若被納入「週邊事態」範圍，則將會妨害其「祖國統一大業」。「美國九一一事件」後，日本又趁勢通過「反

恐怖特別措施法」簡稱「派兵法」，爲日本派兵執行海外軍事任務尋得法源依據。這更在在加深了中共的憂慮。

第三節　中俄戰略夥伴關係的建構

正如上文所分析，基於冷戰結束後的整體戰略考量，美日雙方展開安保條約的修正，以作爲後冷戰時期東亞之戰略基石，中俄兩國也因國際格局的改變而須作相對應的戰略調整。在中共方面，冷戰結束後，其假想敵已由以往的蘇聯轉變爲美、日，尤其是美日就安保條約進行修正，條約由以往的自衛性質，修正爲「周邊有事」可以介入干涉的主動性質，此外美國在亞太部署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 TMD）的構想，都對中共造成立即的威脅，因此與俄羅斯戰略合作關係有助於牽制美日兩國之戰略佈局，以增加中共在東北亞對美日兩國的戰略優勢。

在俄羅斯方面，在美國強勢防衛體系及全方位結盟的壓力之下，俄羅斯之轉圜空間甚爲有限。對於北約東進一事，莫斯科只有被諮詢權，或禮貌上被知會之權，但卻無任何否決權。其在東歐之戰略空間大幅縮減，壓制了俄羅斯重回東歐的可能性。[35] 1990 年代末，俄羅斯面臨的國際形勢更爲嚴峻，對全方位外交認識更深刻。俄羅斯周邊地緣安全環境明顯惡化。北約東擴正式啓動，波、捷、匈三國正式入約，使北約龐大的軍事機器直逼俄羅斯國門；美日加強安保同盟體系，擴大美日同盟的職能與範圍，並積極研發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對俄羅斯遠東地區安全構成威脅，因此在遠東地區駐軍不敢輕易減少（駐軍兵力及部署如表 2-3、圖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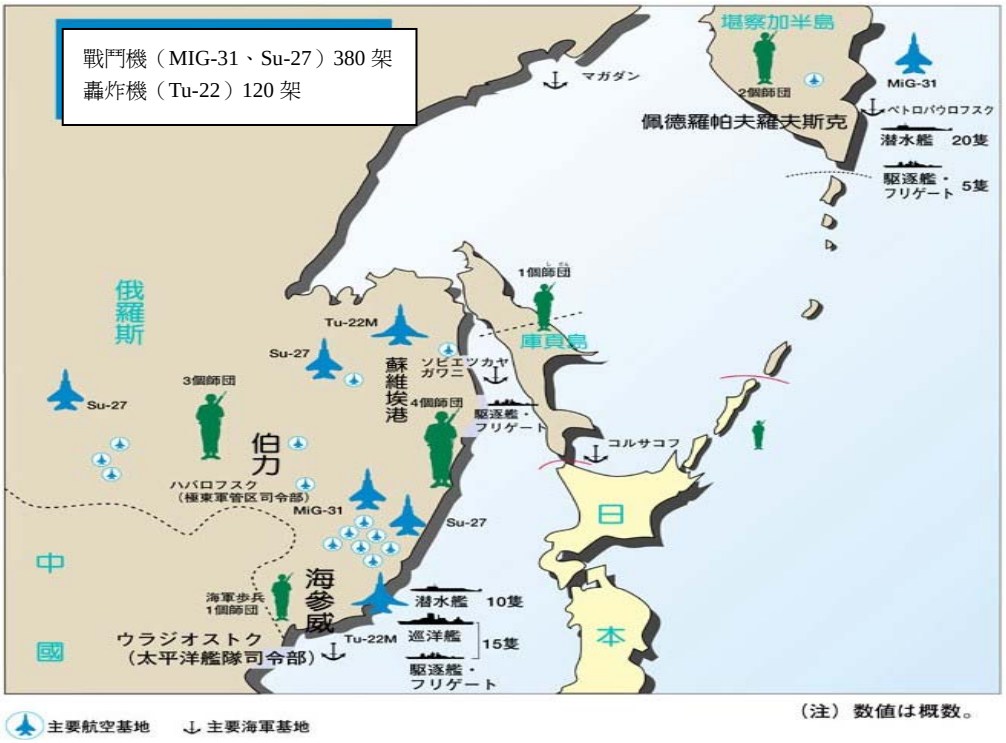
[35] 梁崇民，〈北約東進莫之能禦，俄羅斯東尋中共加以制衡〉，http://www.inprnet.org.tw/inprc/pub/biweekly/160-9/m161_7.htm.

表 2-3：俄羅斯遠東駐軍兵力表

遠東駐軍兵種	地面部隊	水面艦部隊	潛艦部隊	空軍	合計
遠東駐軍兵力	222000 人	30000 人	10000 人	46000 人	308000 人
主戰單位	16 個師	29 艘	23 艘	500 架各型機	

資料來源：蒐整網路資料填表，參考 2000 年日本防衛白皮書

圖 2-3：俄羅斯遠東駐軍分佈圖



資料來源：轉載自 2000 年日本防衛白皮書。

與此同時，作爲戰略依託的獨聯體離心傾向日益明顯，美及北約聯合滲透，使俄羅斯在中亞、高加索地區戰略空間受到進一步擠壓。[36] 基於戰略的需求，中俄雙方一拍即合，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從冷戰末期的對抗轉向後冷戰時期的戰略

[36] 郭力，（俄羅斯東北亞戰略的形成及其前景）《西伯利亞研究》，2003 年 12 月，第 30 卷第 6 期，頁 43。

合作，此種現象可稱爲是一種戰略聚合（strategic convergence），[37] 也就是自從一九九二年以來，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之所以快速的進展。北京與莫斯科正利用雙方緊密的聯繫作爲對華盛頓的談判籌碼。只有彼此政治團結、經濟互賴及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雙方而言最具利益。

雙方從冷戰結束後，合作態勢愈趨明顯，1992 年 12 月 18 日中俄兩國元首在聯合聲明中指出：「將兩國關係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並使其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1994 年 9 月 3 日在中俄聯合聲明中又指出：「雙方高度評價 1992 年第一次中俄高級會晤以來兩國關係充滿活力的順利發展，並認爲兩國已具有新型的建設性夥伴關係，及建立在和平共處各項原則基礎上的完全平等的睦鄰友好、互利合作關係，既不結盟，也不針對第三國。」1996 年 4 月 25 日的中俄聯合聲明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宣佈決心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 21 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998 年 11 月 23 日，在中俄最高級會晤結果聯合聲明中，兩國元首指出：「1996 年 4 月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既是根據對雙邊關係歷史和當今世界現實的深刻思考，也是基於就國際形勢發展和兩國合作前景所達成的共識。中俄兩國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不是結盟，也不針對任何第三國，而是在兩國相互關係中摒棄對抗，並爲雙方在各個領域進行最廣泛的平等互利合作創造條件。」進入 21 世紀，雙方合作關係並未降低，2001 年 7 月 16 日在中俄元首莫斯科聯合聲明中指出：「建立平等信任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正確的歷史選擇，對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的全面合作、鞏固中俄兩國人民的友誼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具有決定性意義。雙方對 21 世紀雙邊關係的發展前景作出了長遠規劃。」「進入 21 世紀，中俄關係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基礎日益牢固。中俄兩國願意加強世代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務實合作，致力於共同發展

[37] Rajan Menon. "The Strategic Convergenc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Survival*, vol. 39, no. 2, Summer 1997, p. 115; Alexander V. Nemets and John L. Scherer. "The Emerging Sino-Russian Axis." *The World and I* (June 2000), pp. 72-77.

繁榮。兩國將進一步擴大在國際事務中的相互協作，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及多極世界的建立。」[38]

綜合以上分析，俄羅斯與中共建立了良好的政治關係。主要在於中俄在很多問題上看法相同或相近。中、俄自身力量都不夠，需要相互借重，因此都認識到向對方傾斜有利於加強自己的戰略地位。美國主導北約東擴，奪走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壓迫俄羅斯的生存空間，使其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在俄羅斯看來，美國盛氣凌人，「俄美關係發生的事情，使人們的滿意程度越來越低，憂慮越來越多」，從幾乎傾心相許變爲滿腹疑慮。[39] 而在俄羅斯與日本之間，則存在著北方四島（日稱：齒舞、色丹、國後、擇捉等四島）領土主權爭議問題懸而待決，因此在其它政治、經濟議題合作空間上自然存在著芥蒂。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中俄之間雖有良好的政治關係，兩國間仍隱藏著一些不安的因素，尤其是俄羅斯對中共日益強大有其極大的危機感，他們的依據是，第一，中共政治成熟和經濟強大的本身對俄羅斯就構成威脅。第二，與俄羅斯遠東地區 700 萬人口相鄰的中國大陸東北有 1 億多人口，出現了人口比例上的壓力。第三，中共當局有意進行人口擴展。據俄方有關資料統計，去遠東的中國人，正式登記的是 23.7 萬人，非法居留的約 40 萬-70 萬人。有人警告說：「中共當局利用出口勞力，憑藉其在俄遠東的經貿和人口上的優勢，推行旨在佔領俄遠東的政策，這會給俄羅斯的經濟狀況和地緣政治狀況造成嚴重影響。」普丁在一次視察布拉戈維申斯克時，在談到遠東居民因條件艱苦而逃向歐洲部分時說：「一定要加強遠東的建設，否則，這裡將成爲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的天下。」[40] 即使如此，中俄在共同的戰略利益下，目前仍不會撼動兩國戰略夥伴的關係，隨著美日合作的提升，未來這種戰略夥伴關係將有加溫的趨勢。

---

[38] 郭力，《淺析俄羅斯的東北亞戰略》，頁 30-31。
[39] ____，《俄羅斯東北亞戰略的形成及其前景》，頁 45。
[40] ____，前揭書，頁 46。

第四節　朝鮮半島的權力競逐

朝鮮半島位於亞洲大陸東北部，背靠大陸，三面環水。東臨日本海，東南隔朝鮮海峽與日本列島對峙，西瀕黃海與中國大陸的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相望，北界中國大陸，東北端與俄羅斯相接，介於中國大陸、俄羅斯、日本之間，地處東北亞的核心，它也是美國實現其遏制大陸國家的重要的橋頭堡，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緣戰略意義。[41] 加以韓戰自今南北韓仍呈軍事對抗，因此美國一直不敢輕易裁減駐韓美軍兵力（如表 2-4），據資料顯示，

表 2-4：駐韓美軍兵種、兵力表

駐韓美軍兵種	陸軍	海軍	海軍陸戰隊	空軍	合計
駐韓美軍兵力	27000 人	290 人	150 人	10000 人	37390 人
主戰單位	步兵師、空騎旅、航空旅	參謀協調	參謀協調	第 7 指揮部	

資料來源：蒐整網路資料填表，參考網站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japan/USFJ.htm

[41] 劉新華、秦儀，〈海陸勢力在東北亞對抗的演變及其特點〉《武漢大學學報》，2006 年 5 月，第 59 卷第 3 期，頁 416。

圖 2-4：駐韓美軍兵力部署圖

資料來源：轉載自網站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japan/USFJ.htm

目前在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爲保持軍事優勢不斷擴軍備戰，其中北韓方面軍事支出佔財政支出之比例爲 20%至 30%，南韓方面這一數字也一直維持在 10%以上。半島軍事分界線兩側的前沿陣地上陳兵百萬，已成爲當今世界兵力部署最爲密集的地區，如果當事方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發半島局勢的全面緊張。[42] 此外，北韓核擴散問題，也牽動東北亞的整體格局走向，美、中、俄、日四大國利益在此交會，皆希望主導半島的走向，以此獲得最大利益。

從歷史和地緣政治的角度看，朝鮮半島歷來是大國關係盤根錯節、是美、中、俄、日四大國利益的交會處，在政治、經濟、地理、歷史等方面都與四大國有著

[42] 李金輝，《淺析東北亞區域內的安全與秩序》」，頁 74。

密切聯繫，朝鮮半島內形勢的每一步發展也要受到四大國政策和利益調整的影響和制約。[43] 可以說，目前，東北亞地區安全的具體表現爲：圍繞一個核心的安全問題—北韓核問題，在四個大國—中共、日本、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產生安全互動。[44]

一、美國

自從韓戰結束以來，朝鮮半島一直是美國在東北亞戰略中極爲重要的重心之一，其中朝鮮半島局勢對東北亞格局的牽制，主要表現在美對日軍事同盟的未來影響上。以美國的立場看，南北韓統一並不利於其在東北亞的戰略佈局，北韓的存在及威脅乃是美日軍事同盟的重要依據之一，如果南北韓統一，其非軍事化傾向一旦突破了「北韓威脅日本」、北韓所謂「無賴」國家對美國也不再構成威脅，不但美國的 NMD 將落空，美日聯盟的 TMD 也將失去存在的理由，假若美國失去在東北亞的軍事對峙，日本就有可能順著經濟貿易之勢「脫美歸亞」，最終使美日軍事同盟動搖。[45] 此舉將徹底瓦解美國在東亞的戰略佈局。

基此考量，美國希望北韓仍保有一定的力量，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與南韓呈現穩定對抗態勢，此種狀況對美國主宰東北亞最爲有利，然而美國也不希望北韓過於強大到無法掌控的地步，如北韓的核擴散，美國無法處理，日本在受到核武威脅的情況下，將有理由發展自主性之防衛武力，以防衛北韓的核武威脅，如此也將衝擊到美日軍事同盟，因此美國對北韓核擴散問題的處理極爲重視。

在此議題上，美國認識到：「單憑自身的力量及雙邊同盟關係，很難在解決一些棘手的地區安全問題上有所作爲。因此，美國開始強調解決方式上的「區域方法」。在北韓核問題的處理方式上，美國在保持對北韓軍事威懾

[43] 朴成昊，〈東北亞新秩序與朝鮮半島〉《社會科學輯刊》，1996 年，總第 102 期，第 1 期，頁 81。
[44] 孫霞，〈東北亞地區安全的挑戰與路徑選擇〉《國際資料信息》，2006 年第 7 期，頁 10。
[45] 邵秀英、王國樑，《大國力量均勢與東北亞格局》，頁 83-84。

的前提下，「竭力擺脫北韓所堅持核危機是北韓與美國兩國關係的提法，[46] 將問題擴大爲東北亞區域安全問題和國際不擴散領域內的安全合作問題。」[47]

基於此種思維，美國勢必需要區域各國的協助，其中以中共被美國視爲最有影響力之調解者。其原因有：[48]

（一）美國一時難以找到迅速、有效的軍事解決辦法，又不願給予北韓獎勵來換取北韓新的讓步，因此將對北韓政策的重點置於北韓周邊國家，即要求北韓周邊國家聯手向北韓施壓，迫使北韓放棄核武器。在此政策目標下，中共成爲美國尋求配合的重點對象。

（二）美國的許多亞洲問題專家認爲，中共作爲北韓的鄰國和長期的盟國，是唯一能夠影響北韓的國家。早在布希政府上台之前，作爲共和黨方面北韓政策藍本的(阿米蒂奇報告》(Armitage Report)[49]即已強調中共在解決北韓問題中的重要性。該報告認爲，中共在制定 1994 年核框架協議過程中發揮了作用，但是中共向來堅持自行其事，沒有完全與美國合作。中共以自己的方式援助支援北韓，這一獨立姿態對美國的政策構成挑戰。報告指出，缺乏來自中共的合作和理解，美國的北韓政策將難以成功。

（三）一些美國專家（如：美國的北韓人權特使傑伊•萊夫柯維姿（Jay Lefkowitz）及常駐聯合國代表約翰・伯頓（John Bolton）等）認爲，中共的影響力不僅源於地理位置和傳統關係，更重要的是由於冷戰後北韓在經濟上形成了對中共的巨大依賴。北韓每年能源供應量的 90%、其外援總量的約 30%，以及進口產品中的 38%左右都來自中國大陸。他們指出，在一定條件下，

[46] 北韓方面把解決核問題作爲與美國改善關系的戰略籌碼，強調核問題是北韓與美國兩國間的問題，只有通過北韓與美國直接談判協商才能解決。北韓反對核問題國際化，不希望核問題被提交到國際原子能機構、聯合國安理會等國際機構或組織進行集體討論與決議，也不希望半島周邊其他大國的干預和介入。楊紅梅，〈朝鮮核危機與中國在東北亞地區安全中的作用〉《世界經濟研究》，2004 年第 2 期，頁 40。

[47] 郭延軍、李明、王志濤，〈霸權穩定模式與東北亞合作安全機制〉《山東理工大學學報》，2003 年 11 月，第 19 卷第 6 期，頁 70。

[48] 楊紅梅，《朝鮮核危機與中國在東北亞地區安全中的作用》，頁 39。

[49] See Richard L. Armitag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North Korea.” (Armitage Report), Strategic Forum, Number 159, March 1999.

中共可以將對北韓的經濟影響力轉換爲政治影響力，而美國北韓政策的成功將需要中共影響力的積極配合。

綜合以上分析，朝鮮半島是美國東北亞戰略極爲重要的一環，但朝鮮半島對美國的重要性並不簡單地在於它是美國控制東亞區域的橋頭堡，更爲重要的是朝鮮半島可以爲美國提供介入東北亞區域事務的理由並成爲守護日本這一戰略核心的屏障。由此便形成了美國對朝鮮半島政策的基本框架：美國希望朝鮮半島處在它所能控制之一定程度不穩定的狀態中，因爲從美國的立場上看，朝鮮半島局勢過於緩和或過於緊張都不符合美國的利益。[50]

二、中共

朝鮮半島一直以來就是東北亞政局發展重要的地緣緩衝區，歷年來大國間的權力折衝往往聚集於此，誰能掌握此地緣要地，誰就能於東北亞主宰政局的發展，之前的中華帝國、日本（直接控制）及現在的美國（間接控制），皆因取得此區域的主控權而稱霸東北亞。因此，此區域對中共於東北亞權力的崛起，並排除美、日勢力具有關鍵的地位。由於當前朝鮮半島仍處於南北韓分裂的對峙局面，並存在北韓核問題，當前中共要提升此區域之影響力，就必須取得紛爭仲裁的角色。

以北韓核問題爲例，就是一個中共發揮仲裁角色的最佳平台，由於在北韓核議題上，中共的立場與美國雷同，並不希望北韓核武化，一個無核化的、和平穩定的朝鮮半島最符合中共的國家利益和地區安全利益。藉由此議題，中共不但可從中發揮大國影響力，也能藉此平台掌控朝鮮半島的不穩定因素，以配合本身國家的發展。中共是東北亞區域大國，北韓核危機的和平解決事關東北亞區域的安全與穩定，也關係到中共的核心國家利益。中共的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長期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朝鮮半島與中共唇齒相依，對

[50] 陳龍山，〈朝鮮半島和平統一對東北亞秩序的影響〉,延邊大學東北亞國際政治研究所、韓半島和平運動本部主辦，《韓半島的和平與中國的作用》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2002 年 7 月 13 日。

於中國大陸東部安全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中共絕不希望在自己的東部出現有核國家，更不希望朝鮮半島發生戰爭，中共也不願看到朝鮮半島出現嚴重混亂，發生大批難民湧入中國大陸東北地區的現象。因此，中共方面一再聲明，在北韓核問題上中共的原則立場是朝鮮半島的無核化、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以及對話解決核危機。對於中共來說，一個無核的、和平與穩定的朝鮮半島最符合中共的國家利益。[51]

簡言之，中共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最大願望是維持半島的和平與穩定，爲國內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周邊環境。因此，中共在此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是：在維持半島局勢穩定及無核化的前提下，支持南北方獨立自主的和平統一，反對外部勢力以武力干涉半島事務，並且希望最終看到一個對中共友好中立的統一國家。「中國支持朝鮮統一，但前提條件是維持這一地區的穩定環境，以便中共能夠貫徹執行經濟現代化的目標。」[52] 尤其是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確定因素還在增加，恐怖主義已對國際和地區安全構成現實威脅，世界還很不安寧的時候，中共自然期望自家後院、周邊維持穩定。

在此思維下，中共對北韓危機的具體政策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中共主張北韓核問題要通過各方之間的對話來解決，美國和北韓是北韓核問題的直接相關方，中共希望美國與北韓能夠盡快直接展開對話，並且中共主張1994 年北韓與美國之間簽署的框架協議是實現半島無核化的重要基礎，應當繼續維持。其次，中共明確反對北韓擁有核武器，但在解決方式上，中共不主張由國際原子能機構或聯合國採取強制措施，也不主張部分國家採取經濟、軍事制裁等。中共認爲採取強制措施不能改變北韓的處境和立場，只會激化局勢，不利於解決問題。其三，中共不贊成朝鮮半島出現核武器，同時

[51] 楊紅梅，《朝鮮核危機與中國在東北亞地區安全中的作用》，頁 42。

[52] Russell Ong. *China`s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 (London: Curzon Press, 2002), p. 75.

認爲北韓方面的安全關切也應得到解決。[53]

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中所扮演的「平衡者」角色，是其近年來在外交上的一大助力，中共在後冷戰時期，並未一如蘇聯一樣在骨牌效應下倒台，反而利用有利的國際環境及靈活的外交手段，擴展其外交空間。在核武危機中，中共的模稜兩可態度，使得美國、日本及南韓等國不得不對中共採取利誘的態度，這些國家深知北韓核武危機的解決是無法將中共排除在外的，而爲了使中共不阻撓甚至進而與西方國家配合，就必須適度地滿足中共的條件。[54] 中共也因此在朝鮮半島議題的發展上，取得絕對的主導權，成爲牽制美日的最佳籌碼。

三、俄羅斯

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戰略力量在向太平洋擴展時，深受海岸條件等地理因素的制約，出海通道受到日本列島等的阻擋，受制於朝鮮海峽等海上通道，戰略通達性非常有限，因而不得不將朝鮮半島充作發展勢力的重要途徑，以彌補戰略被動性。俄羅斯當前的國際地位儘管有所下降，但也不願看到自己在朝鮮半島上的影響力完全消失，希望通過同時支持南北韓來保持自己在朝鮮半島事務上的影響力。在此問題上，俄羅斯安全戰略的根本出發點在於：「企圖利用朝鮮半島特別是北韓牽制日、美勢力的西擴，以增加俄在半島事務上的發言權，並在半島和平與安全問題上謀得一席之地，從而確保俄羅斯在東亞的利益。」因此，朝鮮半島局勢的緩和，有利於俄羅斯重返亞太的戰略，其戰略調整的目標既要恢復和加強在朝鮮半島的傳統影響，又要確保朝鮮半島這塊禦美前哨陣地，[55] 同時盡可能地謀求經濟利益。

---

[53] 參見《外交部發言人章啓月就朝核問題答記者問》，2003 年 2 月 11 日，http://www.fmpre.gov.en/chn/41445.htm1；2003 年 4 月 8 日《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招待會上答記者間》，http://www.fmpm.gov.cn/chn/xwfw/fyrth/1032/ t3478.htm；2003 年 6 月 3 日《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招待會上答記者問》，http://fmprc.gov.cn/chn/50288.Html.

[54] 黃鴻博，〈中共與『北韓核武危機』〉《共黨問題研究》，1996 年 2 月，第 22 卷第 2 期，頁 44-45。

[55] 周琦、李巧玲，〈朝鮮半島的地緣戰略結構與大國關係〉，《探索》，2006 年 9 月，頁 75。

在此思維下，圍繞著朝鮮半島問題最早提出多邊安全合作體制的國家是前蘇聯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Asia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 。1989 年 9 月戈巴契夫在「新思維」中也提出多邊安全協作的設想，但因爲前蘇聯擴張意圖最終沒有能夠變成現實。冷戰結束後，1992 年葉爾欽訪韓時，提出「多邊安全合作體制」，此後的 2003 年俄國總統普丁有關「六方會談」的積極態度，表明由全世界戰略上的安全政策，向與本國直接相關的東北亞地區的「多邊安全合作」上轉移。[56] 這些策略皆可視爲俄羅斯希望藉由多邊安全合作的體制，發揮其在朝鮮半島的發言權，藉此增加其在東北亞的影響力。

四、日本

朝鮮半島緊靠日本，歷來被視爲戰略要地。日本認爲，朝鮮半島是一個直接影響日本安全的地區，如果朝鮮半島特別是南部被敵對勢力控制，則敵方很容易取得對日本的制空權，朝鮮海峽及整個日本西部海域也可能被人控制，日本本土特別是經濟、人口集中的戰略核心地帶將處於敵對勢力的威脅之下，這使得日本對朝鮮半島的局勢發展特別關注。以北韓核擴散爲例，日本就十分的關注，認爲北韓開發核武器是對日本安全的威脅，主張半島實現無核化。至於南北韓的統一問題，對日本來說，穩定而分裂的朝鮮半島有利於日本的安全，[57] 所以日本並不一定喜歡在其周邊出現一個統一而強大的韓國。

基此，日本的朝鮮半島政策與其東北亞區域戰略有緊密的關聯。日本並不希望朝鮮半島強大到足以威脅其安保的程度，也不希望朝鮮半島成爲區域性的熱點而殃及池魚。應當說，朝鮮半島的分裂給日本的安保形成了非常大的壓力，但這種壓力又給予日本歷史的機會，這就是利用朝鮮半島的分裂來

[56] 巴殿君、滿海峰，〈論東北亞安全機制的建立〉《遼東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6 年 8 月，第 8 卷第 4 期，頁 102。
[57] 吳學文主編，《十字路口的日本》（北京：時事出版社），頁 207-208、187、198。

加快其軍事大國化的步伐。近幾年來日本一直以「朝鮮威脅」爲藉口從軍事力和制度等層面爲軍事大國化做準備，而其根本的目標顯然在於建設能與中共和俄羅斯抗衡的軍事體系，所謂「朝鮮威脅論」正可作爲日本擴張其軍事力量的主要依據。[58]

此種情況在冷戰後更加明顯，冷戰結束後，日本開始往國際之政治面發展，企圖在強大經濟力的支持下，提升其國際政治地位，因此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是日本最高的國家利益，其亞太戰略的根本目標是確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進而實現成爲世界政治大國的戰略目標。因此，在東北亞地區，日本借助美國的影響，以實現政治大國爲目標，進一步拓展其安全利益。北韓是東北亞地區唯一沒有與日本建交的國家，而北韓所處的地緣戰略環境對日本的戰略利益具有綜合性的意義，即：既可通過改善日本與北韓關係，擴大日本在東北亞的影響，進而實現其政治大國的目標；又可利用經濟上的優勢，藉以發揮政治影響，謀求更多的經濟利益。但從日本與北韓邦交正常化談判的過程看，日本在北韓追求的首先是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如果半島特別是半島南部被敵對勢力控制，則日本本土尤其是經濟、人口高度集中的戰略核心地帶就處於敵對勢力的威脅之下。[59] 另外有關軍事威脅部分除擔心北韓的飛彈試射，在鄰近中國黃海一線，日本防衛廳於 93 年決定，將在琉球的航空自衛隊那霸基地部署取代現在老舊化的 F－4、並且提高空戰能力的 F－15 戰機，這項部署調整將在 2008 年度內完成換裝，目的在因應中共空軍戰力的現代化。[60] F－15 戰機是日本目前擁有最新銳的戰機，具備對抗中共所配備的俄羅斯售予中共的 Su－30 戰機的能力。

綜合以上對美中俄日四國在朝鮮半島所處戰略利益的分析，皆希望藉由

---

[58] 金強一，〈美日東北亞區域戰略與朝鮮半島問題〉《當代亞太》，2004年第9期，頁23。

[59] 周琦、李巧玲，《朝鮮半島的地緣戰略結構與大國關係》，頁 75。

[60] 彭濟群，〈因應中共空軍現代化，日將在那霸配備 F－15 戰機〉，《青年日報》，94 年 3 月 5 日第 5 版。

主導朝鮮半島的局勢發展，以提升在東北亞的影響力，其戰略盤算各有不同。然而，在北韓核擴散的議題上，則持相同的看法，即是支持朝鮮半島非核化，並藉由多方安全合作的平台，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在此共識下，當 2002 年 10 月，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時。在解決北韓核擴散的議題上，東北亞地區相繼出現了一系列雙邊及多邊安全合作對話機制。其中，最爲引人注目的是「三方會談」和「六方會談」。2003 年 4 月，中、美、北韓三方在北京舉行「三方會談」，儘管會談未能取得預期效果，但它畢竟爲通過對話進行外交斡旋以求解決朝核問題開了先河。同年 8 月，中、美、日、俄、南北韓舉行「六方會談」。「六方會談」受到國際社會高度矚目，它不僅將北韓核問題的解決納入外交軌道，而且爲創建東北亞安全機制搭建了一個新平台。美國直接參與了「三方會談」和「六方會談」。[61] 截至 2007 年 2 月 13 日爲止，六方會談達成協議，北韓同意關閉寧邊核子設施。爲朝鮮半島的和平帶來了一道曙光（如表 2-2 所示）。

表 2-5：北韓核子危機年表

項 次	時　　間	內　　容
1	1994 年 10 月 21 日	美國與北韓簽署解決核子危機架構協議，北韓同意凍結核子計畫，美國、南韓、日本提供北韓兩座輕水式反應爐。
2	2002 年 10 月	美國提出北韓秘密進行鈾濃縮計畫的證據，北韓聲稱有權擁有核武。
3	2002 年 12 月	北韓計畫重啓寧邊反應爐，驅逐國際原子能總署檢查員。
4	2003 年 1 月	北韓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
5	2003 年 8 月	第一回合六方會談在北京舉行，北韓揚言試爆核彈及試射新飛彈。
6	2003 年 10 月	北韓表示已取得核武原料鈽。
7	2005 年 2 月	北韓首次正式表示擁有核武器。

[61] 倪霞韻，〈美國構建東北亞安全機制的設想〉《國際資料信息》，2006 年第 4 期，頁 13。

8	2005 年 9 月	第四回六方會談，北韓保證放棄核武計劃以交換援助、安全保證及外交保證。
9	2005 年 11 月	第五回合六方會談破裂。
10	2006 年 10 月	北韓試爆首枚核子裝置。
11	2007 年 2 月	六方會談達成協議，北韓同意關閉寧邊核子設施。
12	2007-03-22	盡管新一輪朝核六方會談再度陷入僵局，韓國決定恢復向北韓災民運送人道救援物資。
13	2007-04-12	美國官員表示，遭美國凍結的北韓大筆資金已經解凍，而北韓可望以關閉核反應爐回報
14	2007-05-25	正當美國六方會談代表助理國務卿希爾在菲律賓發表希望北朝鮮盡快關閉其所有核反應設施的談話時，北韓向日本海方向又一次發射了數枚短程導彈。
15	2007-06-22	六方會談美國代表希爾結束了對北朝鮮為期一天的訪問，希爾表示此行目的是敦促北韓儘快停止核子武器發展計畫，並透露，平壤已表示開始履行六方會談有關關閉核設施的協議。
16	2007-07-06	韓國六方會談代表千英宇在北京會晤中方代表後表示，下屆六方會談已在籌劃中，但未透露會談的具體時間。

資料來源：「六方會談有成北韓願廢核」，聯合報，2007 年 2 月 14 日，版 C6 及整理自網路資料 http://www.ntdtv.com/xtr/b5/aFocus53.html。